御製

田甲編錄

御製回甲編錄

噫人道之大者惟孝惟弟故鄒聖云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爲人子能盡事親之道然後可謂孝矣爲人弟能盡事兄之道然後可謂弟矣此盡字與大學止字相表裏傳所云爲人子止於孝者亦此意也以此觀之爲人子爲人弟者事親事兄一毫不盡可謂

孝乎可謂弟乎予雖晩學粗知此意而誠有所不足敬有所不足莫能盡孝於昔年莫能盡弟於往日望西郊之雲誦陟岡之詩撫心流涕今幾年乎嗚呼此歲是又何載即 生我劬勞之年也萬萬夢想之外逢此回甲一倍此心追慕彌切又逢今月尤何堪抑噫初七傳 香宴是料表北八

親傳亦豈料哉噫初八
忌辰猶齋宿
真殿之外瞻拜
神榻之前而於此日則只傳　香祝遥
望揮涕噫庚子六月初八日朝　侍
榻左奉
御手之事至今追思五内崩隕庚戌季
夏卄七日夕　命開窻爲予納凉之

事亦若昨日滂洒沾襟噫今年寔料
表此月又料表兩日親傳是亦料表
噫詩之蓼莪篇其不云乎生我鞠我
昊天罔極其不少釋於昔年只自飲泣
於今日是豈曰孝庚戌祭文中已有
之其一句曰義則
嫂叔恳則
毋子其不能盡弟於

皇兄者望或追報於

皇嫂而亦不能盡只望東郊有淚如瀉亦豈曰弟咨爾元良生於好時長於好時生纔二歲定位銅闈于今二十無一事之艱難而上奉

東朝聖筭將至七旬其當萬壽無疆予與壼殿俱已周甲予則逢此年愴懷雖深於爾可謂稀有生好時長好時

又逢此年而居處便矣衣服厚矣飲食足矣坐於此中豈知人間之苦亦能思惜此日懼來日之義乎噫爾在主邑且方代理世道之汚隆生民之休戚咸係于爾可不重歟可不重歟昔周公作豳風七月篇此使成王知稼穡之艱難知農事之有由也予年五十有三為爾而述自省篇今忽九

載又當周甲噫述編序不云乎其時予已蒼顏皓鬚至于今歲其益衰矣愴懷亘中之中念三百年之宗國強述一編名曰回甲編錄只稱編錄二字可也而又何添回甲二字乎此乃愴懷此乃愴懷而意又為爾意又為爾何謂愴懷追憶辛丑何謂為爾令爾起感也述編亦云時乎時乎不再

来咨爾元良莫云今日之所值罕於往牒其猶兢兢其猶業業何爲而然也凡爲人子孫者雖其父母盛壯之時其宜洞洞屬屬況其父母俱至於衰年者乎凡爲人父母者若至於衰年則爲子弟欲善其身之心一倍於盛壯況爲人君而爲國家期望其主鬯者乎咨元良作一事惟恐或違於

親心行一政惟恐或違於親心每事若此每政若此孜孜夙夜念念毋怠噫予雖涼德臨御卅載固守此心者有五一則敬 天一則奉先一則恤民一則祛黨一則抑奢其於敬 天常訓已云乾為父也故人君所敬只有 天也噫今雖衰耗強氣時少惟此一念夙宵罔忽此豈涼德

所能即我　朝家法然也噫君不敬
天則臣不敬君臣不敬君則民不敬長
噫民不敬長則壞風俗而陷不義臣
不敬君則墜臣分而陷不忠君不敬
天則民心倍而　天命去矣噫國之興
衰惟在於敬　天與不敬　天可不
悚然可不懍然然予知此道而其無
敬　天之實中夜興思懍惕于心咨

爾元良莫效于予繼述乎昔年其於
奉
先本末在焉以問寢視膳言之以誠問
寢以誠視膳是乃本也只循古例而
問寢只效古事而視膳是乃末也若
問文王問寢視膳之本即洞洞也屬
屬也洞洞屬屬之中夫豈無其誠乎
至於

廟廷玉帛鍾鼓非本也一心誠敬如覩
羹聆乃本也此只謂奉
先之祭享而無荒無怠不墜其緒又
豈非奉
先之孝乎帝王之孝其大如此然予知
此道而亦莫能爲撫心自歎怵然悚
然咨爾元良莫效于予繼述乎昔年
噫自古帝王孰不知此而鮮能爲此

每讀前史不覺掩卷而太息爾亦覽
史其能慨然乎心雖慨然若不戒焉
何異於此乎雖在紛華波蕩之中戒
往牒蠱色之君心自語曰若或少忽
髣髴然同歸此負 皇天負
列祖也負 皇天則其命將去負
列祖則何顏以拜乎念念在茲名言在
茲則慾自消於靈臺之中而天君其

將泰然苟或不然則今日動於色明
日動於色將至於色荒可不警惕可
不警惕此雖指大者而言之狗馬聲
色古人同戒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不
戒漢唐將昵近習賢臣遠小人近而
其亦墜我家法亂我家政矣政訓既
諭其能體行否其若少忽予不知稅
駕於何矣此豈奉

先之意乎往牒帝王亂其國者惟在茲數者思之及此豈不猛惕也哉其於恤民常訓既諭述編亦云國之本民也

祖鑑已載金尺詞我

聖祖受命民望攸屬自古國雖興替民則自如以此觀之民不重歟噫 天之所以命我即為民也此所謂以一

入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予以
涼德何能恤民而昔年仰觀者熟故
夙不能忘民宵不能忘民頃聞湖西
御史所奏民言不覺淚下而又聞北
關監賑御史所奏亦不禁淚矣噫一
隅青丘之民思
聖祖
聖考之盛德拳拳于予而予則于今三

十載無一濟民無一便民奚獨負元
元寔負我
聖祖
聖考中夜興思憧憧于心耿耿于中故
僅以減布之政行于國此非予心即
體
聖祖
聖考爲民之　至意也三臨門而再御

殿今則頭緒略定而均稅海民亦同
視水陸之意革京外漁塩之稅一再遣
釐正之使亦已立規然而均廳之蓄
耗竭則减布之政將亂减布之政著
亂則其將至於國不國何謂耗竭昔
之漢文惜露臺之百金故紅腐相仍
至於漢武用財如水天下困之以此
推之蓄之者難散之者易今所謂蓄

與散非傳所謂聚與散也何則蓄之者為民不散者節用此正孔聖所謂節用愛民者也何謂將亂昔之漢武用文景之蓄及其財竭乃有聚斂今均廳之蓄若濫費而耗則減布之政難行其若難行則將至何境噫體昔

日之　至德今雖益耗而於均廳事不覺蹶然而起竟夕忘憊其心何一

則為民二則為民均聽耗縮固非一端惟京與外著不體嚴立科条之意用手于此豈不耗哉然此猶可禁若用於土木之役或用於婦寺之賜非徒耗財其將至於國不國君不君可不懍然悚然乎哉噫闕中寢殿之南有中官守直慶古名曰別儲廂而其右傍有廊名曰庫房此國初 盛世

之所無乃光海時所稱也其時取度
支之財以蓄於此廊所以謂庫房也
以此付之近習用之無節而此乃別
用故其所居之處又稱別儲廂而其
後若梨園之名仍稱此號故予之引
接諸臣於此乃覺其名之不可以因
循於慶德之廂稱以正始閣於昌德
之廂稱以克綏齋意蓋勉後王也可

不深戒可不深戒也哉至於魚鹽今雖定規而釐正當如掃塵不然則侵漁海民其將若前而其或見欺於小人欲惠於昵近則今日賜一漁場明日賜一鹽盆而均稅之法蕩然無餘哀我海民又復倒懸此非徒負我民也其亦將不知稅駕於何何以言之均稅之前海民雖苦其来蓋久民不

爲怯令若復侵民將嗷嗷思亂必矣宋之花石綱其鑑甚明因此一事重言復言其何心哉此正三十年爲元元一政故也噫今之均廳與昔之惠廳同惠廳之設亦爲民也爲人君不敢取用民賦之蓄亦奚異於均廳咨爾元良其宜固守其宜固守噫其若爲民宜奠其居都民與鄉民有間一

則市民一則貢人名雖二也即一吾民奠居而後可能成其業而士夫之勒入閭巷之家自在潛邸知弊熟矣故嗣服之初並與借入而嚴禁噫閭巷之人猶可借於士夫士夫豈可借於閭巷之人乎此美其名而實勒取也嚴立禁制丼載如一故吾民少安歲久君衰法近解弛至有禁士夫閭

巷買賣之教此乃塞源之意也咨爾
元良體予此意使我元元其於他日
安其居而思我爲市民貢人之弊其
亦知矣故臨門廣詢命臣釐正其本
在於樹紀綱其宜勗哉噫此諭大者
闕門咫尺之地吾民抱寃君不能知
之遐鄉窮村之中抱寃莫伸者尤何
能知之興言及此食不能甘寢不能

便咨爾元良莫效于我深體乎昔年濟之活之恤之保之使我海東蒼生熙熙皞皞咸囿乎春臺壽域之中吾國幸矣吾國幸矣且孔聖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此二句誦諭于爾其宜玩味其於袪黨常訓既諭訓諭既言述編既云泮橋之傍既刻竪

而噫調劑甘辛卅載苦心而誠未能感動威未能慴伏往牒豈有閑閣之君豈有却膳之君而一則苦心二則苦心治雖不復志弊不無減分三十載来其見效者不過止相殺而已噫外雖勝於往日内則無異向時一或觧之弋戦其復相尋其流之弊可勝言哉其流之弊可勝言哉今日搢紳

俱以喬木世臣其若不悛予將何語奏于

陟降乎中夜思之幾乎忘寢噫黨習調劑然後真可能用賢真可能得才真可能開耳目真可能攬選遠何以謂用賢朋比熄然後賢者將在位此所謂用賢也何以謂得才國不能用才專由於黨同伐異此習悛然後其將

布列入才此所謂得才也何以謂開耳目當今耳目之聾瞽寔由於黨習其弊屢諭今何復諭而其能調劑頗無疑阻則傾軋之態自可消矣官師之規自可見矣若此則豈有聾瞽之歎哉此所謂開耳目也何以謂攬選遠噫黨習猶深互相疑阻雖名家巨族不能展布於朝廷況選外之人乎

私意熄公道行然後其將遠攬遐外此所謂攬遐遠也其於抑奢昔人云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常人猶然況帝王乎象箸不戒必爲玉盃露臺不愼必有栢梁豈徒此也今日生一侈心明日必生二侈心今日興一土木明日必興二土木消消不戒必至滔滔可不戒哉可不戒哉噫述編亦

云予無崇儉之德而性本澹泊故凡人則衣弊縕與鮮衣者坐皆必恥之予則不恥凡入則食前方丈其猶不足予則反為恥之古人云粗粗布勝無裳薄薄酒勝茶湯何必狐貉錦綺而後為温何必盛饌珍味而後為飽以此推之弊裘疏布足以蔽體盂飯掩羹足以療飢爾能樂此爾能堪此

否噫世道日奢習俗日侈於衣則日事其靡於食則日事其新一人衣羅十人效服一人嗜肥十人效食噫凡人猶然況為帝王者欲日服十羅其何難也欲日嗜十肥其何難也爾須深戒爾須深戒噫紋緞已禁世人猶求其緞厨傳已飭方丈猶復如前此弊不能盡袪則緞雖無紋將至有紋

方文之饌將至盈堂噫世異太古衣
草食木其雖爲難紬衣豈下綾緞綿
裳豈下紗羅乎猶不能此爾能祛遠
取近乎其能若此乎之祛奢之意其
將繼述而成其勉哉其勉哉若不戒
此其流之弊亦至於耗均廳之蓄重
生民之弊矣噫豈徒此也其於學問
有格致焉有誠正焉有修齊焉至於

為治有崇儒爲有重道爲有勤政爲
而此則經書備詳　實鑑昭載爾既
見之爾既玩之其宜勉哉其宜欽哉
噫臨御卅載年已周甲值此年而年
將半逢此月而月將盡遙望蒼梧自
顧初心愴慕彌切難以寓懷今述此
錄用寫我懷而一則爲爾二則爲爾
呼寫將畢夜如何其金扃寥寥漏皷

鼕鼕今予為國為民之心彼蒼昭臨陟降俯鑑吁嗟元良思予暮年靜攝中勤懇之心莫曰其近而忽也夫噫為人子弟其不能遵父兄之訓者多何以然哉即牽於私牽於慾也故昔有入以農衣遺其子而其子笑之以田舍翁噫此正周書無逸篇所謂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

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
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者也噫徽周
公何以言此噫暮年此月不憚其德
又却夕食拳拳述此其意為誰為爾
也為爾也而紛華眩於眼近習挑其
心此時若不能克已而浸涵於其中
則予之苦心至意將歸於何思之及
此心自懍然爾若欲勉于此其須信

任股肱洞開耳目信任股肱則自可
匡救洞開耳目則讜言日進噫以大
舜之聖造一漆器諫者七人以式三
之聖受一貢獒名公獻戒古人防微
之意於此可見且欲法堯舜當法
祖宗放孔雀於海島焚鼠裘於殿庭於
戲
聖德昭載實鑑爾亦奉玩可不欽遵

予述是編特錄此意於編末若欲體
此訓飭終身服膺必以容直言樂聞
過六字爲符而銘佩焉
歲甲戌季夏二十八日識